

新 人 文 教 育 論

吳 康 著

中 華 正 氣 出 版 社 印 行



新人文教育論

引言——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

吾人處茲抗戰建國偉大時代中，對於作一切建設基礎之工作，羣所目為教育者，於理論方面，擬擇其稍具體而切實，適於當前之時代環境，而又可為今後永遠之持備者，作一系統之論列，就其內容而言，可名之曰「廣義的人文主義教育」。惟歐土文藝復興時代，已有「人文主義教育」，而稍晚十八十九世紀，復有日耳曼之「新人文主義教育」，故今為「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號，以別於前二者，借以明時代思潮演進之義。今先撮述前二者之內容，以資吾人考鏡，作他山之助，而後略陳吾人所揭櫫新教育之理想，述其大凡，以為今後求民族復興之教育應取之途徑，作大輅椎輪，藉以學者討論焉。

歐土十三四世紀間，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運動，勃興於南歐意大利，而迴演透迤於阿爾卑斯山以北，如法蘭西、瑞士、荷蘭、比利時、日耳曼，以逮西班牙及渡海至英格蘭等處，一時潮流簸蕩，汪洋澎湃，蔚為風氣，遂脫離中世紀神權時代而獨立，而為歐土文化演進開一新紀元，史之曰「文藝復興時代」，即歐洲近代史之初期，所謂「再生」者也。此時熱心從事於此種運動者，咸「反中世紀之遺傳學風，專注重現世界之美麗，與人羣社會之各種事業，而不重死後之未來生活，故史號此舉曰」

新人文教育論 引言 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

二

人文主義者」 Humanists。因之「文藝復興時代」知識方面之運動，亦遂於史冊中籠被「人文主義」 Humanism 之稱號矣。是諸人文主義者，以其新意念新趣嚮，爲學而教人，故在西方教育史中，亦成一新時期之教育運動。則所謂「人文主義教育」 Humanistic education 者也。時有浮拉刺 Ferrara 熱心少年學者小迦利諾 Battista Guarino 著「教學方法論」 De Ordine Docendi et Studendi 一書，末章云：

「學問教育所以有價值者，皆由其特別爲人之故；故吾人之前輩，字之曰人文學問 Humanitas。因此種事業，此種活動，皆特別爲人而設故也。」

人文主義，建立於人文學問的基礎之上，而人文主義教育之內容，亦自以人文學問爲其研究之中心，如拉丁希臘古典文學、歷史、道德、詩歌、文法、修辭、名學、算學等科，皆當日人文主義派諸家所殫力瘁心之學問。如意大利之西第樂克 Petrarch (1304—1374) 保加西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 巴釐舍 Gasparino da Barzizza (1330—1401) 尼哥利 Niccolo de Niccoli (1364—1427) 勃魯尼 Leonardo Bruni (1369—1444) 迦利諾 Battista Guarino (1404—1511) (即教學方法論之作者) 波吉鄂 Braccolini Poggio (1380—1459) 菲烈和 Francesco Filelfo (1398—1481) 華格利烏 Vergerius (1409—1440) 及僑居意大利之大學問家克里索羅刺 Manuel Chrysoloras (1395—1451) (尼哥利以下多其弟子) 諸人，以及北方法蘭西之布德 Budens (1468—1540) 哥德爾 Corderius (1479—1564)，日耳曼之威賽爾 Johann Wessel (1460—

一四八九) 文斐林 Jakob Wimpfeling (一四五〇—一五二八) 梅蘭士敦 Philip Melancthon (一四九七—一五六〇) 巨徒庵 Johann Sturm (一五〇七—一五八九) 與荷蘭之愛拉士謨 Desiderius Erasmus (一四六七—一五三六) 英格蘭之格老弟 William Grocyn (一四四二—一五一九) 李邁古 Thomas Linacre (一四六〇—一五二四) 賴定謨 William Latimer (一四六〇—一五四五) 愛利亞脫 Sir Thomas Elyot (一四九〇—一五四六) 威虎 Juan Luis Vives (一四九二—一五五〇) 亞士頓 Roger Ascham (一五一五—一五六八) 諸家。如此之流，不勝枚舉。惟吾人談人文主義教育，其主要目的，不在於止僕數其所習學科種類，而尤在於指出其與以前中世紀教育不同之理想觀念，其要點有三：

- 一、人文主義教育，注重個人的發展及自由發表意見，不倚權力壓迫制度；
- 二、唾棄從前教會教育之『第二世界』即天國的理想觀念，而注重現世界生活之快樂與美麗；
- 三、含棄以前僧侶的出家生活，神祕宗派的冥想，經院學派的討論，而別生一種明瞭的傾嚮，同於古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吉契樂及其他大家所描寫之『完全教育』的觀念。

至於其所致力而求復興之文化內容，亦可分下列三方面：

- 一、關於語言方面者，即指拉丁語、希臘語、修辭學、文法學、雄辯術等而言；
- 二、關於審美方面者，即指文學美術等而言；
- 三、關於思想方面，即指哲學而言。

但事實上，注意前二項，即以語言及審美兩方面為主；其思想方面，止屬前二者之輔車或支流而已。此外則自然科學與醫學，亦有時涉及也。

此種教育上之新潮流趨嚮，鬱勃澎湃，而造成歐土近代教育之新紀元，宗教改革、唯實主義派、理性主義派、慈善主義派、保尊王派 *École de Port Royal* 虔宗 *Pietists* 等等，繼之而興，而造成十七十八兩世紀之歐洲教育瑰璋燦爛之觀。馴而入於十九世紀，承前兩棋之餘烈，在教育思想方面及實際方面；尤爲發皇闡發，有偉大空前之貢獻，有如：

新人文主義之審美的、文藝的、情感的教育；

理性主義之理性的道德的教育；

人道主義之社會的人道的教育；

國家主義之道德的國家主義的教育；

實證主義之科學的實利的或理知主義的教育。

此皆十九世紀之主要教育思潮。而此處所標示之新人文主義，蓋從狹義而言。若廣義的新人文主義，則右述之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國家主義各派之教育思想，亦可括於其中，所謂文藝的新人文主義，理性的新人文主義，社會的新人文主義。（依日本田熊次之說）惟實證主義不入其中，以普通所云人文主義，例涵有反實證主義之傾向故也。

『新人文主義』 *New humanism* 與前所述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文主義」不同，故史冠「新」以別之。蓋文藝復興期之人文主義，爲脫離宗教束縛計，乃亟于求智識的醒覺與理性的解放，故特先恢復主智式羅馬古典時代之文藝，而希臘民族時代同性質之文藝，亦因而並重。羅馬古典時代之文藝等等，是極端主智的，與上古羅馬之主情意主道德者不同。惟羅馬文藝，實可以後半期之古典時代爲代表，所謂「拉丁發明期」者是也，至於上半期（即上古羅馬）之文化，以實行爲主，並無何等文藝可言；獨有

希臘，則上半期之古典時代，文藝已極發皇璀璨，故可劃分希臘文藝爲兩期，此其與羅馬不同者也。希臘民族時代之主智的文藝，既由舊人文主義爲之復興矣，而前半期古典時代之主情意的文藝，則有俟於十八十九世紀之新人文主義，始致力探討而奏其復興之功焉。此新人文主義所根據以研究之資料，與舊人文主義不同者也。

再詳言之，則新人文主義與舊人文主義之不同，在左列三種特質：

一、新人文主義之第一特質，在希臘古典時代之文學、世界觀、人生觀等之復活；而舊人文主義之所恢復者，乃羅馬古典時代之文化，蓋即從希臘之民族時代得來者（即希臘末期文化）。希臘古典期之文化，乃希臘初期黃金時代之純粹的文化，思想極深遠，文化極清純；若夫希臘末期文化之輸入羅馬者，則多混雜駁雜之原素，屏入其間矣。此新舊兩人文主義之特質不同者一也。

二、新人文主義之第二特質，在注重希臘之思想與文化之內容，而不重其形式。易言之，即不重在言語與生活方式等之摹倣，而重在世界觀人生觀等之探討與領會。至於十六世紀之舊人文主義則偏重形式方面，即謂重在希臘羅馬之言語文字、文章、生活方式等之摹倣也。故古代文化內容之深入探究，乃新人文主義之第二特質。

三、新人文主義之第三特質，在對於古典復興的態度，謂其態度爲自覺的，就某種程度言，亦可謂之爲批評的，選擇的。易言之，即爲自己及國家民族文化而選取古代文化之精華，鎔鑄而成新型，不爲盲目的復興古典文化本身也。至於文藝復興時代之舊人文主義，自身未嘗有澈底的自覺，祇炫惑於希臘羅馬已往之文化，而爲機械的、摹倣的復興耳。故自覺的復興古文明之態度，爲新人文主義之第三特質。

上來所述，止從新人文主義與希臘文化之關係上而言，尙未及將其內容本質，詳加分析。言及新人文主義之內容涵義，可分下列四事：

一、爲人性主義。所謂人性主義，乃與神性主義不同，即以發揮人性之本質爲目的，乃屬主觀自我，個人完成主義與自由主義。

二、爲人性之調和的發展。人性中兼具自然與理性兩要素，亦兼具肉體與精神兩方面。此兩方面之調和的發展，即希臘古典時代之教育理想。此種調和發展之主張，不獨新人文主義派諸家爲然，即理性主義派之康德 *Kant*、赫爾巴脫 *Herbart* 及人道主義派之裴斯泰洛齊 *Pestalozzi* 諸人，亦復如是。蓋從此意義言，則以上諸家之思想，皆可謂爲屬於希臘的新人文主義派。三、是具有美的藝術的要素。所謂美的藝術的特質，自是從上述調和的均衡的傾嚮而來，但在美的要素外，復同時增入善（道德）的要素，蓋善亦爲調和上之不可缺者。席勒 *Schiller* 曾從理論上就此點加以說明。

此三種特性，從希臘古典時代之文化傳衍而成，即舊人文主義中亦具有之。惟下列第四種特性，則爲新人文主義之所獨有者。

四、爲非合理主義。「非合理主義」云者，即謂超越十八世紀的合理主義，實可認爲反理性主義。然則此種非合理的傾向果何如？曰，即謂在世界觀人生觀上，尊重自然，認世界與人生是屬有機的。易言之，即非如理性主義之止視人生爲機械的主智的、實利的，乃超越乎法則以上，機械以上，實利以上，構成一種詩的、藝術的人生觀。是以新人文主義者，往往主張「自然與精神，是超越法則以上。」

此種思想，從心理學言之，即認感情與生命視理智尤為根本而不可缺之物，故以藝術為最可寶貴，從而有一「感情的直觀」等之主張。又此種思想，亦可認為一浪漫主義「Romantism」之思想，蓋由時代思潮而來，非止為希臘思想之復活。此因當時生物學一科之研究，已極發達，故哥德等思想中，與人性派之思想，已有極大之關係。

所謂新人文主義之典型的特徵，已略盡於此；惟自廣義的新人文主義言，亦非盡兼具此四者；例如理性的新人文主義，則缺第三與第四兩者，而社會的新人文主義，則缺第二種要素是也。

十八十九世紀之新人文主義運動，本以蓋斯訥 Gessner 海涅 Heyne 哥得諸人為先驅。惟其明白表示此種運動趨嚮者，當推赫德 J.G. Herder (1744—1803) 洪保德 K.W. Humboldt (1767—1835) 席勒 J.Ch.F. Schiller (1759—1809) 諸家，皆曰耳曼人，故此種新運動，亦可名之曰耳曼新人文主義教育運動。赫德唱美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說，主張「人生之健全的陶冶，即謂精神與身體一切力量之調和發達」，尤其注重情緒與性格之美的完成。蓋氏之教育理想，本於其絢美的哲學思想，乃希臘多方面的調和的教育思想之復活，亦即美的新人文主義之說也。洪氏於教育理論方面，雖無若何表現，而於實際教育事業，則有下列之偉大貢獻：(一) 建立德國新人文主義的中等教育之基礎；(二) 柏林大學之創造；(三) 輸入裴斯泰老齊教育於普魯士，此因裴氏教育思想，涵有新人文主義色彩，即謂其涵有高潔的情操及調和的陶冶觀念，此則其後有極大影響於普魯士小學教育者也。席勒以文學名家，與哥德同享盛譽。著文「美的教育論 Briefs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唱美的新人文主義教育，驟然為此新運動之領袖。其教育理想，係建於兩基本觀念之上：(一) 以「美」之價值與位置，在「真」與「善」之上，即謂在文化價值之體系上，真

與善，均爲美所涵攝。故美之價值爲最大，而其位置爲最高；（二）以「美」的感情爲人性之基本，即謂人性之中、感情比意志與智識二者更爲高尚深遠。蓋人性全體，原由理性與感性二原素構成，而道德的生活，每以理性壓抑感性，致變成嚴肅酷烈的生活；惟美的藝術的生活，則理性與感性，成爲自然協調的融合，而完成吾人最高「美的人格」。故席氏根據此種理想，而主張「教育即美育；而美育又同時涵德育與智育。」

歐西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之狹義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思想，略盡於是。由今觀之，洪保德之於新人文主義教育，但盡提倡獎掖之功，而於理論方面，並無若何新貢獻。赫德持論和平，對於希臘美的藝術的教育思想，爲復興之簡要說明。席勒本希臘人生哲學，努力提倡美的新人文主義教育，持論稍爲偏至，然使藝術的審美的人生觀，能在近代教育中佔一重要席位，則席勒恢復希臘之功也。

此次中華民族崛起，抵禦倭寇侵略，爲全面抗戰，實開五千年有史以來未有之變局。全民族處於此空前之偉大時代中，在教育方面，必當有與廢繼絕，革新更化，鼓舞民族精神，有如十九世紀初年，法國拿破崙軍入據普魯士首都柏林時，日耳曼民族教育哲學家菲希德（Fichte）（一七六二—一八一四）在柏林爲「敬告德意志國民」（*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之講演所爲者（一八〇七年）。在目前中國一般的建國工作，自有三民主義及其他 國父遺教作最高指導原則，教育文化事業，爲建國工作之一主要部分，自亦不能居於例外。惟吾人當目前時艱，桐心世變，思於教育理論方面，斟酌古今，折衷中外，於歐土「人文主義」及「新人文主義」教育思潮蛻變之後，揭「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義，對於挽救此日民族危亡、建設今後中華新邦之現代的中國教育應率循之途徑，貢其一隅之見，以與國人商討，亦庶幾各舉所知以對之義云爾。

吾人所揭「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其理論植基於三事：一曰道德的要素；二曰智識的要素；三曰藝術的要素。蓋導源於中西先哲教育學說，尤於中國之古代孟荀諸家，及歐西近代以還前後兩人文主義之說，資取尤深。此種新教育理論，目的在將構成社會全體之無數小我，一一造成「現代的新人文主義化之理想人格」，即吾人所謂完人，此與吾人平日所唱「唯我主義哲學」所描寫之理想人格，迥若畫一，故「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亦可名之曰「唯我主義教育」。此種新教育之綱領內容，可分三類如下：

第一、崇道德 其條目如次：

一曰淬礪身心；

二曰尊崇仁義；

三曰砥礪名節。

第二、研學術 其條目如次：

一曰研究科學；

二曰陶冶藝術；

三曰講求體育。

第三、廣智慧 其條目如次：

一曰訓練邏輯；

二曰啓發理性；

三曰探究天人。

右三綱領九條目，爲「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內容概要，茲略釋其義如次：以資學者討論。

崇道德，謂崇尚道德，乃造成「完人」的人格間架之基件。淬礪身心，即對於身體與心靈，加以謹嚴縝密、堅苦卓絕之訓練。孟子云勞其筋骨、鍛鍊身體之謂也；苦其心志、訓迪心靈之謂也；故淬礪身心，即勞其筋骨、苦其心志之謂也。昔孔孟倡言仁義，被化人羣，爲設教施政之所本，夫仁者人也，故合於人道爲仁，義者宜也。則行事制行之表準也；是乃中土人生哲學最高之德目。故春秋所見世，文致太平，則標「尊崇仁義」，爲人道之極。郵治之盛，實道德之最高境界，故爲新人文主義教育所培養理想人格之構成不可缺之基件。名者實之賓也，賓主相對，則名實須相符合，故孔子有正名之說，漢人有綜覈名實之論。節者節概，故凡制行屹然獨立，有風節氣概者，亦以節概目之。當茲滄海橫流，攘夷狄以尊中國之偉大抗戰之時代，自宜尊崇名義與節概，以恢張我中華民族之偉大人格。捨名實實，則人不致以浮僞之相欺而牽于邪惡，矜尚風節，則人不敢以祿利之干誘而誤入歧塗；此在平時猶然，而在此日抵抗外夷侵略之時爲尤甚。故砥礪名節，亦爲吾人所揭橥「新人文主義化之理想人格」所由構成不可缺之一基件也。

研學術，謂研究各類科學與藝術，爲造成「完人」人格之知識與技能兩方面不可缺之成分。研究科學，謂研究各類科學，自各種自然科學以至社會科學及其他各類應用科學，皆囊括於其中，此皆吾人一切智識之寶藏。藝術爲構成吾人美的調和的生活之基本要素，故宜取以陶冶吾人之身心，使其情感與性格，入於調和美好之境。至於身體，乃心靈所寄之形骸窟宅，身體罷弱，往往阻遏心靈之自由同上發展，故宜講求體育，以健強充實吾人之身體，希臘哲士所謂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即此義也。以知講求體育，爲技術之一，與陶冶藝術之發揮美感，及研究科學之充實知識，同爲養成「新人文主義化

之理想人格」之基件，而不可或缺其一者也。

廣智慧，謂潛發吾人之先天的靈知，使其向上蓬勃發展，達於極度可能之境，乃培養「新人文主義化之理想人格」最後大成之階段，故其主要作業，在啓發吾人之理性，而此種啓發工作，必有賴於正確精密之方法，故首宜訓練邏輯，養成其思辨之能力，別真妄而明是非，守形名之分限，而辨推理之程敘，覃思名理，洞察物情，然後能將吾人所賦之先天的理性，抽引潛發，達於無限。理性爲吾人生活程敘中一切活動最高之判斷者，倘能啓發其內涵之可能性，達於無限，則吾人生活中一切活動程敘，自然爲精純無限之發展，而向上進化。由是可進而窮宇宙本體之眇義，人生道德之本原，所謂宇宙與人生、其分界範圍何若、又如何能冥合而爲一，皆將於此乎求之；於是智慧之大原，天人之奧旨，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而達於培養「新人文主義化之理想人格」之大成之境、而吾人理想中之「完人」、於此乎實現而完成。此「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施力所嚮之最終目的也。

要之，吾人所標「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其實施程敘，在求身體與精神，知識與技術，爲「調和之發展」，而以廣潛智慧，爲其致力之終極趨嚮，其目的在造成「新人文主義化之理想人格」，所謂「完人」，故亦可從希臘前哲垂訓之義，目此種教育爲「完全教育」。吾人平日嘗唱「唯我主義哲學」之說，所云「自我」、即「完人」人格全體之表現，故「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亦可謂爲「唯我主義教育」，以道德知識技術三原素，已悉涵於崇道德、研學術、廣智慧三綱領內容中，故「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理想、與「唯我主義哲學」之思想，實冥合而無二致。今後中國欲求民族復興，而爲中華文化之衍進，闢新紀元、竊謂必宜循此而進，而後始能完成吾人理想中之文化建設，而造成現代化之民治主義新中國也！

參考書舉要：

中世教育史（美國格萊夫斯原著，吳康譯。） 本文述文藝復興時代之人文主義教育運動，多取源於此書。

西洋教育通史（雷通泰著） 本文述十八十九世紀之新人文主義教育運動，多取源於此書。

教育哲學大綱（吳俊升著） 參考第二編教育哲學的根本問題。

Herbert J. F. Outline of pedagogical Doctrines (transl.)

Burckhardt, 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2 vols. transl. by Middleton.

Fichte, Vocation of Man and Addresses to German Nation in German Classics, vol. V (transl.)

Thilly F. History of philosophy 57 successors of Kant, esp. on Herder.

第一章 道德與教育

吾人爲「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引言」。揭此種新教育之綱領內容，爲崇道德、研學術、廣智慧三大類。內分三綱領九條目，爲所云「現代的新人文主義教育」之內容概要。其第一綱領爲「崇道德」，內涵三條目，即「淬礪身心，尊崇仁義，砥礪名節」，前引言中，已略陳其梗概，茲繙釋其義，衍爲是篇，以明道德的要素，在吾人所揭櫫新人文主義教育中，所據之地位爲如何爾。

於衍論崇道德之三條目本義之前，當先約述中西古今哲人道德學說，稍攝數家，資爲顯例；使知一切人世學術，凡成理論，必有本原，不同博望之鑿空，竊比老彭之述古。此緣宇宙真理，古今哲人，造思尋極之境，往往所見略同；雖語言表現，形式或有差歧，而義蘊含藏，內容大較若一；求諸古今載籍，如此之流，更僕難數。今言道德思想，亦止其一端，卽偶見諸家理論終點，或有類似微同，據此義以觀，亦可渙然冰釋，絕不足引爲駭異者也。（註一）

談中土哲人道德學說，自當首述孔子之思想，以其集中國過去道德文教之大成，運其精思，裁量古義，損有餘而補不足，而建立中國道德哲學之偉大系統，發明新義，被化人羣，與希臘之蘇格拉底爲西土道德之宗，比肩並美。（註二）孔子與其他中國古代諸哲同，未嘗爲系統明密之書，以自述其思想，其道德哲學示義，蓋散見於論語諸篇之中，約其要凡，則以仁爲本德，以孝弟爲實踐，以忠恕爲方法，茲略疏其義如次：

一、仁 孔子平日教人，言仁之處最繁，而爲語亦不一，如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仁者愛

人」；又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如此之流，不可勝數。蓋以仁爲本心之全德，吾人能克其私已而恢復其天理之節文，則本心之德，自能復全於我。（註三）以今語釋之，吾人致力修身之道，倘能盡祛其不合理之一切私已嗜欲，而求復合於道德上自然之條理秩序，則吾人內心之本德，即謂人之所以爲人之基本道德「仁愛」，其功用設施，自能達於完全美滿之境，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其義即在於此。仁爲人類行爲最高之本德，其於一己則爲立身行事之最高觀念，其於人類則爲互助共存之理想標準，故其爲內心之本德（或本心之全德），略有似於蘇格拉底之所云「公共自覺心」(Conscience Public, 謂人羣同賦之基本意見，蓋即赫臘古來圖 Heracitus 所謂通性、普遍性，*Koinos logos* (Universalis)，謂人人同具之本性也)。（註四）其爲人類之通性則其功用在普遍，普遍在人與我平等若一；人無有不愛己（我）者，平等若一，則愛己即當愛人，故仁之爲德，其功用發於外，則在愛人。愛人者何？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此其下義之顯明，視墨子之說兼愛，耶穌之言博愛，爲尤能即理而求說，因事以立義，而爲吾人昭云道德學中揭發原理原則之正軌者也。仁之德發於外，其目的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廣施立達之功，必在求教育之普遍，故孔子曰：「有教無類」，無類者，無階級種別之分之謂也。如此則人與我始能平等若一，而仁德之功用，始能極於普遍，而與「仁爲人類之通性」之本義相契合；所謂民胞物與，其義即本於是。故吾人嘗謂孔子之道德哲學，以仁爲中心思想，發於政治，則天下爲公；發於道德，則民胞物與；發於教育，則有教無類，民胞物與，有教無類，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謂；而天下爲公之施政最高原則，即由此而立也。

二、孝弟：中國古代社會，由家族單位組織而成，故求家族之德化完美，即所以求社會之組織健全也。而家族成立之主要原素，則爲父與子兄與弟之關係，（母與女姊與妹亦同）子對於父應盡之合理的

行事，則爲孝，弟對於兄應盡之合理的行事，則爲弟，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反之，父對於子應盡之合理的行事則爲慈，兄對於弟應盡之合理的行事則爲友，言孝弟則慈友亦在其中，以知孝弟爲構成完美家族之基本道德。孟子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儒家之立愛自親始，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所謂一本之說，在古今諸家道德理論中，自比較的爲合理化，而符於道德界之天然秩序。仁民即推仁愛之德普及於全人類之謂，而其發端在於親親，易言之，即謂在於孝弟，故孝弟爲行仁之見於行事之始，即謂孝弟爲仁之實踐之肇端也。此所以有子謂孝弟爲爲仁之本，蓋即由親親以推仁愛之德普及於全人類之義；是故孔子之施教於青年，亦以孝弟爲本，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其施教之程敍，以孝弟之實踐爲先，文藝之誦習爲後，其後唐賢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亦略師此意而爲說，可云孔門相傳之教育方法，歷世而不失其義者也。

三、忠恕 曾子述孔子之爲忠恕。孔子亦嘗言忠，曰：『與人忠』，曰『行之以忠』，曰『主忠信』；以忠信並舉，則忠與信爲義略同也。其爲恕之界說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大學所謂絮矩之道，謂推己以及人也。朱子詮忠恕之義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程子亦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註五）夫『仁者，愛之理，心之德』，（註六）愛之理發於外，則推己及物也，其義曰愛人，其功之極爲博施而濟衆，是之謂恕；心之德存於中，則真實無妄，所謂盡己也；其義爲至誠，其功之至爲成己，（註七）是之謂忠。故知忠恕爲實踐仁道之方法，已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乃推行忠恕之極致，而仁之爲道，即仁之原理，即建立於此。

要之，孔子之道德學說，以仁爲中心思想，所謂仁爲心之本德，孝弟則此本德見於行事最基本而自然純正之行爲；忠恕則此本德發施於行事之方法。仁之目的在愛人，故其見之於教育，則爲有教無類，此孔子之教育主張，本於其道德思想之大概也。

孟荀繼孔子而興，闡揚教義，本隱之顯，爲儒宗之馬鳴龍騰。孟子之道德學說，以性善爲其思想之中心，由是而發爲仁義之理論，本仁義而言教育，言王道，其爲說本末終始一貫聯系者也。今略涉孟氏遺文，述性善仁義之說如次，以見其道德思想之大凡，並藉以明其與孟子教育理論之關係。

一、性善 在昔性與天道，孔子之所罕言；相近之詮，亦略示端倪，未及繙釋，演爲系統之說。迨至孟子，確主性善之論，譬說雄辯，明白顯露，以性之爲善，出於吾人之先天的稟賦，非由後天的外鑠而至，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同彝），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故其詮性善之本義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註八）

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是即出於吾人先天的稟賦之意。仁義禮智，即性之功用，發而爲各種本德之形式之名。此類本德，無有不善，故性善之說，隨之而立，是知孟子之所謂『性』乃西哲所云『先天的理性』，理性爲合理的本性，故其質無有不善，程子謂性即理，蓋即此義。至於告子之所謂性，乃指吾人天賦之才質而言，即張橫渠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也；（註九）此略近於西哲所云『品質』 Character